

條黑領帶參與宴會的情況下，找到一位荷蘭律師的漂亮女兒當舞伴，盛裝出席。每一位男性想與這位美女共舞，都得先來與他打聲招呼，林敏生又因此多拓展了一些門面。

曲終人散，多感的林敏生依依不捨。但他結下了一堆異國友緣，他們知道林敏生接下來將續訪許多國家，盛情的西方紳士們均力邀他前去探訪，這些人全成了林敏生在往後四個多月拜會陌生廠商時的重要人脈。

他並沒有立刻離開義大利，利用搭機前所剩的時間，他跑去拜訪米蘭的兩三家廠商及事務所。義大利人瀟灑不羈的工作態度令他印象很深。

在飛機起飛前，林敏生終於明白，他四處瞧見的「piano」這個字，並非指該地設有鋼琴或是義大利歌劇、音樂太發達而大力促銷鋼琴的意思，它指的是「樓層」，相當於英文的「floor」！

## 之五：遊歷歐洲

第二站的歐洲之旅，林敏生抵達瑞士。

他不請自去地找到了日內瓦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的局長布登漢森，問他ROC加入巴黎公約的可能性。對方的回答是：「你們既然是聯合國會員，又是常任理事國，應該是沒問題的！」這消息對自任民間大使的林敏生而言，十分具有鼓勵性。

他買了張瑞士地圖，以一天三家廠商爲目標，單槍匹馬地闖訪了當地的四大化學藥廠，讓對方明白在地球的彼端有個小島叫台灣，上面有個律師叫M.S.Lin，可以爲他們在專利商標方面提供服務。

林敏生明白，專利商標案件最多的案源即來自藥廠、化學廠，他既已親臨當地，怎能不好好打打自己及台灣的名號？

第三站，他來到了德國。

台灣專利處宋副處長曾將當地的德國專利局朋友介紹給他。林敏生在慕尼黑接受他的招待，第一次吃到了德國豬腳。

他在這兒認識了一見如故的德國專利律師熊先生，兩人自此成了莫逆之交，從此之後，只要林敏生人到德國幾天，熊律師便請假幾天陪他出遊。

在威尼斯，林敏生便與淺村約好在慕尼黑再見面，但是，他忘了淺村下榻的旅館。他在旅館櫃檯前問領班，發現他們的態度很不積極。林敏生拿出五元馬克，讓它在櫃檯上響亮地轉著圈子說：「Do your best！」隨即轉身就走。不到一刻鐘，那位領班便前來他喝咖啡的坐處告訴他淺村所住的旅館。

有錢能使鬼推磨啊！尤其出門在外。

越往北走，林敏生覺得越井然有序，義大利的馬馬虎虎已完全看不見踪跡。而他的英文更是

越說越溜，開口說的膽子早在英文不太好的義大利就練夠了。

他得到一個心得：回去後要建議自己的同儕朋友們，英文膽子不夠大的，第一站最好就去義大利！

尚在得意於自己語言能力又有精進的他，摸摸皮夾子後發現，出國時所帶的一千美金已所剩不多，他必須去兌現台灣銀行簽發的五百美元支票。

他共持有六張。

在慕尼黑，他帶著愉快的心情想：Munchen 唸起來和「敏生」好像，這一定是個好地方；終於，他找到了當地三大銀行之一的德意志銀行。

經理拿著那張台銀簽發的支票對他說：「抱歉，本行並未有台灣銀行的簽名卡，這無法兌現！」

林敏生一聽不妙：「開玩笑，這是台灣的『國家銀行』開的呀！你再查查看？」那經理十分有禮而冷淡地說：「對不起，沒簽名卡就是沒辦法！」

林敏生十分沮喪地步出銀行。

他算算身上所剩的現金後告訴自己，接下來他得勒緊腰帶了！

從法蘭克福開始，林敏生除了住宿之外，一切支出都減至最低，包括吃飯，他都是步行到車站附近買熱狗吃。

那時候的金融業不若現在發達，跨國性轉帳服務更不是「遍國皆有」，連德國數一數二的銀行都沒有台銀的簽名卡，他在這兒是沒有兌現的指望了，「到荷蘭時一定要換到錢」，他心裏想。

這時遠在天邊的台灣對他真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在造訪德國各化學廠時，林敏生仍然是精神奕奕，但一離開工廠，他就可以感到胃腸空空的飢腸轆轤。

一到荷蘭，他第一件事就是找銀行。他記得台灣有花旗銀行分行，歐洲銀行既然與台灣如此陌生，總可以試試已在故鄉設有分行的美國銀行吧！

除了荷蘭，他接下來還必須走訪比利時、法國才會結束歐洲之旅，一向見慣大場面的他也不禁心跳加速。

行員對他搖頭，林敏生立即彈起，他要求會見經理。

經理一臉抱歉的走出來，林敏生知道他要說什麼，他先發制人的說：「花旗銀行在台北有分行，麻煩您查一下好嗎？我接著還必須旅行好幾個國家……」他將自己近日的窘境向對方娓娓道來，這位好心的經理真的被林敏生說動了。

林敏生交出一張五百美元的台銀支票，但想到了兌換如此不易，他繼而又說：「我可不可以將手上的六張支票全部兌現呢？」

經理答應了，三千美元的現金終於握在他手中，這真是換之不易的美鈔呀！

感歎猶在但肚子更要緊。當晚，他在下榻的飯店中狠狠地吃了一頓特級大餐，好好地祭祭他那個餓了好些日子熱狗的可憐腸胃。

林敏生不是沒想到向那些業務上夥伴或初識不久的異國朋友借錢調度一下；但一來怕給對方有財務瑕疵的印象，二來自己的「國家銀行」居然四處行不通，說來也著實丟臉。所以，不到最後絕望的關頭，他絕不輕試此路。

荷包滿滿的林敏生，又開始他自信滿滿的業務拜會。

他發現荷蘭人十分具有語言天才，英、法、德、荷語樣樣都通的人不少，佔聯合國中能夠同步翻譯的翻譯員比例最高。

在專利審查方面，荷蘭的專利局是衆所周知的嚴格。後來歐洲專利局成立，荷蘭專利局即成爲其調查機構。

荷蘭阿姆斯特丹腳踏車之多，令林敏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台灣在日本人統治前曾受荷蘭人統治，這裏的文化似乎總有那麼一些讓林敏生覺得熟悉。

林敏生出國前曾查過台灣目前的產業狀況，當時的出口三大宗分別是香蕉、樟腦及砂糖，仍以農業爲主導的台灣想要發展一片專利市場，在向外介紹時確實得花上一番口舌。林敏生一路「Taiwan, Taiwan」的自我推銷，人家總以爲他來自「Thailand」的泰國。

比利時是講法文的國家，給林敏生的印象是普遍英文都不若荷蘭人好，他擅長的日文、英文

在那裏根本不能發揮什麼大作用。該國的專利係採登錄報備制，並不作事前審查，因此專利組織在該國並不發達；但世界各國的專利資料卻十分齊全，藏量甚豐。

終於來到浪漫之都巴黎了，林敏生匆匆瞥過鐵塔、香榭大道、凱旋門之後，心中雖然十分渴望到魯布博物館去瞧一瞧蒙娜麗莎的微笑，卻再也沒有空閒了。

他抵達當天就買了巴黎市街圖，整夜在旅館按圖規畫路線。他沒有車子，只能用兩條腿搭地下鐵、走路，所以如何策畫才能使路走得最少，拜會的廠家最多，得先好好地動動腦筋。

在法國的兩天裏，林敏生走訪了同業事務所及各大化學廠、藥商，共計有十四家之多。他頗為得意自己的經濟效率，只是遺憾沒機會一睹蒙娜麗莎的真跡。

歐洲的最後一站，他來到了英國倫敦。離家四十多天的林敏生，已經對拜會陌生廠家的那一套見面儀式、寒暄對話產生了厭膩。講什麼話該怎麼答，說到何處時對方會笑，他早已清清楚楚地掌握在手中。

在旅館下榻的他疲憊不堪地倒在床上，隨手轉開了電視，《英國廣播電台》(BBC)大聲的播放著新聞。他聽著聽著，突然坐起身來。他發現他居然可以完全聽懂這些以英文播報的新聞內容！

林敏生頓感四肢如騰雲般地輕鬆飄逸！太好了，一個多月的磨練總算見到了成效，不管業務量未來能否因爲此行而有所突破，至少，在膽識及語言能力上，林敏生已然有所斬獲。

他轉了幾個頻道，想好好試試自己的功力，卻讓他發現了當時正在舉行的英國高爾夫球公開賽。

積鬱勞頓的林敏生馬上將一切疲憊拋到九霄雲外，那二天裏就這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地專專心心當起他的球癮來！

高爾夫球原先發源於英國，在十六世紀就有了這種運動。但後來美國崛起之後，世界性高爾夫球大賽例如英國公開賽（The Open）、美國公開賽（US Open）、職業高爾夫球賽（PGA）、及名人賽（Masters）等，幾乎都是美國人的天下，英國人已經「鬱卒」了很久。那一年，一九六九年，英國人東尼·傑克林終於又將冠軍給抱了回來，英國人一洗長恥，舉國洋溢著揚眉吐氣的歡騰，這之中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律師，也欣喜若狂地陶醉在這一片歡慶的氣氛中，高興得忘了我是誰。

偷得浮生「一」日閒的林敏生，終於又身心舒暢地步出了旅館大門。

國際發明專利中心一位黃顧問曾介紹林敏生英國的「國王專利代理人事務所」（Kings Patent Agent），代理事務所向英國申請專利的案件。林敏生整裝前行，想一探這間顧名思義當然相當具有規模的事務所；結果他在一條小街的二樓找到了小小一間的它，上那年久失修的樓梯時，還聽得到吱吱啞啞的朽木聲呢！他頗為失望。

但繼而一想，這家事務所的規模確實與其名稱不太相符，但長久合作以來仍是零誤差的相持

關係，林敏生又打起精神，堆滿笑容地入門拜會。

回到大街上，林敏生深深舒了一口氣，他告訴自己以後不可以再以「名」取人了！

四處閒逛的他發現英國倫敦有條專利代理人街，兩旁有許多「真正」的大事務所，規模都在上百人左右。

歐洲的訪會顯然比預期的成功許多，林敏生讓被訪者知道了自己及台灣，也帶了一大堆聯絡資料、當地資訊而返，心情舒暢的他提著行李，開始飛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國。

## 之六：造訪美國

離開歐洲後，帶著淺村的介紹信和滿腔的信心，林敏生拎著他的大堆行囊，踏上了美洲新大陸。

尼克森已經當了大約半年的總統，舉世注目的人類首登月球之舉，正風風騷騷地進行中，林敏生就是在美國的電視上看到了阿姆斯壯那隻大腳的「一小步」，他是身處異國體會了這位太空先生所說的「人類的一大步」。

他在紐約甘迺迪機場下了飛機，便直奔彌勒事務所合夥人蘇木先生為他準備的歡迎會，蘇木對他十分禮遇，還在紐約的事務所中為林敏生提供一張辦公桌，他因此有了紐約的「臨時駐在所」。